

对素质教育实施中存在问题的思考

邬志辉*

(华东师范大学)

摘要 为了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需要从理论和实际上对素质教育实施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加以思考。这些问题是:素质教育是超时空的还是有时代主题的;素质教育是模式化的还是有个性特色的;素质教育是被动的还是主动的;素质教育是速决战还是持久战。

关键词 素质教育 应试教育 教育改革

在我国,素质教育的理论探讨与实践探索已有十几个年头了。十几年来,虽然取得了不少成绩,但给人的总体感觉是,理论上没有太大突破,实践上落实仍困难重重,理想与现实的强烈反差也使人们表现出了种种浮躁情绪,似乎素质教育正在进入一个“高原期”。问题的症结在哪里?这是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不能不加以思考的问题。

一 素质教育是超时空的, 还是有时代主题的

从古至今的一切教育,没有一个是培养人的素质的,只不过培养的素质内容和结构不同罢了。那么,当今时代应着重培养什么内容和什么结构的素质,自然就成了素质教育研究中最核心的理论问题。然而在这一问题的研究上,

存在一种超时空的倾向,把素质教育当成一切“美好”教育的代名词,素质教育成了什么东西都可以往里装的“筐式概念”,缺少对我国社会背景的体认和世界发展趋势的把握,缺少一种“主题意识”和“历史定位意识”。由于对素质规定的超时空和形式化理解,致使素质主题空场,素质教育成了可由人们任意解说的口号。学生“应然素质”的无限扩充,使得学生的“素质负担”越来越重。现在我们要问:当今时代的经济、社会、自然与人的可持续发展到底需要个体具备哪些素质?在有限的时空条件下教育能够满足到什么程度?个体在自我素质发展上究竟有多大的选择空间?教育如何通过主题的转换在遮蔽与去蔽的辩证运动中使我国公民的素质得到不断提升、丰富和深化?如果缺少对这些问题的体认,我国的素质教育不仅不会走向深化,相

* 邬志辉,上海市中山北路3663号 华东师范大学教育系,200062

的。所以,主体性丧失与获得是辩证的,也是相对的。绝对的主体性是不存在的。

总之,德育是将一定的社会思想和道德传递给受教育者的活动的命题,应该说是正确的。这无论是从目的的角度,还是从内容、方法的角度看,都是正确的。德育是内化过程,是输入过程,是传递过程。过去,学校德育确实存在德育目标上的空泛虚幻与内容上曾有过狭隘功利和急功近利的倾向;在教育方法和手段上曾有过

“权力主义”和简单机械主义倾向;在德育过程中也存在忽视学生的主体性,忽视学生的道德生活的需求,忽视德性德行的主体建构等问题。这是应该再认识的。但矫枉不能过正。

注释

- ① 孙喜亭《马克思主义与德育灌输原理》《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91年第6期
- ② 孙喜亭《教育原理》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36页

(责任编辑 李月章)

反却可能出现倒退。这绝不是危言耸听！

教育，特别是基础教育不可能也不应该培养时代所需要的所有素质，而只能培养那些具有广泛迁移力的、能促进个体自我主动发展的基本素质，我们姑且称这种素质为元素质。外在的素质规定不应该也不可能囊括学生个体全部的素质内容和结构，而应该给学生留有一定的自主发展空间，我们姑且称这种空间为x空间。真正的素质教育应该是“元+x”的教育。那么，体现时代主题的元素质包括哪些呢？在这一问题的研究上，又出现了一种简单化的倾向，不是规定单一的素质内容而缺少素质结构的要求就是回到传统抽象的素质结构上去而缺少对具有时代主题的元素质的确认。我认为，当代我国的素质教育应确立个性全面发展的理念，凸显以德育为灵魂、以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为重点、以全面提高国民整体素质为宗旨的时代主题。

二 素质教育是模式化的， 还是有个性特色的

任何一种教育都是有模式的，素质教育也不例外，只不过有人意识到了而有的人没有意识到，有的是科学的而有的是反科学的罢了。探索一种适合社区文化、学校特点和学生实际的素质教育模式，是教育实践领域关注的一个焦点。然而在教育实践中，存在着一种模式化的倾向，认为素质教育就是整齐划一的教育、面向全体的教育，素质教育有固定的套路可供选择，没有认识到素质教育是一种个性化和特色化的教育，每一种教育模式都应凝结着教育主体的智慧，都需要教育主体进行不断的研究、探索和创新。“化者，齐一之谓也”。模式—“化”，素质教育就有可能出现生搬硬套、形式化和表面文章的现象，从而使素质教育走向死寂。在这种错误观念指导下，一些学校把甲班统一学拉二胡、乙班统一学吹竖笛当成素质教育的经验，有的甚至把某些地区的素质教育经验生硬地套用在自己的学校上，而不去体味素质教育的真精神。现在我们要问：素质教育的真精神是什么？真精神与

模式之间究竟是一种什么关系？在模式的借鉴与创新之间应保持一种什么样的平衡？如果没有对以上问题的深刻省察，素质教育走入误区是不可避免的。

笔者曾调查过一些学校，发现凡升学率比较高的学校，其学生的综合素质也相对比较高。这里丝毫没有鼓励学校去片面追求升学率的意思，而只不过是想要提出这样的问题：究竟什么样的教育模式能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升学率高的学校是否最大限度地开发了学生的潜能？在我看来，真正的素质教育应该是因材施教的教育，是充分开发学生的生命潜能特别是“脑矿”的教育，是个性化的扬长的教育。当然，共性与个性、真精神与模式并不是对立的，而是相通的。虽然成功教育、尝试教育、情境教育、和谐教育和愉快教育等在模式上是有差别的，但在精神实质上却是一致的。模式只不过是教育的外在表现形式而已，它要随各学校、各学生的初始条件与文化背景的变化而变化，所以各学校必须研究自我，研究学生，发挥特长，综合创新。

三 素质教育是被动的，还是主动的

有人称，素质教育不只是一股教育思潮，而且还是一场教育运动，言语之间流露出一种贬义。实际上，教育运动有两种：一种是自下而上的学术性运动，如美国的教育评价“八年研究”、学校调查运动、回归基础运动等；一种是自上而下的政治性运动，如我国曾发生过的教育革命运动。前者教育基层是主动的，后者则是被动的。当基层被动而不得不做时，形式主义、表面文章和假大空就不可避免。我国已经通过政府行为实施“跨世纪素质教育工程”，以整体推进素质教育，这对形成良好的政策和舆论环境是非常有利的，但是这不能代替教育基层实施素质教育的积极性和主动性。现在我们要问：教育基层包括学生和社会到底有没有实施素质教育的主动性？在多大的范围里有这种主动性？障碍这种主动性的原因是什么？为什么素质

教育难进课堂?如何调动基层实施素质教育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不深入地研究和解决这些问题,素质教育只能是推而不进,纸上谈兵。

当前,我国大多数中小学采取的似乎是“应试教育”和素质教育“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策略,一方面要“应试”,另一方面还要“应素质教育”,即应付素质教育。所以在实践中出现上午“应试教育”,下午素质教育;课内“应试教育”,课外素质教育;一般学校素质教育、重点学校“应试教育”;白天学校素质教育,晚上家里“应试教育”等轰轰烈烈搞素质教育、扎扎实实搞“应试教育”的现象也就不足为怪了。搞来搞去,人人都在高喊素质教育,可人人又都在自觉和不自觉地践行着“应试教育”。在我看来,把所有的矛头都指向“应试教育”本身是不公平的,问题的关键还在考试。如果考试本身就能全面地检验出学生的综合素质,那么应试不正是全面提高学生素质的一种手段吗?另外,真正的素质教育不仅需要上头的积极性,更重要的还需要下面的积极性。但是,在一个以文凭论英雄的学历化社会,凡头脑健全且务实的人都会选择“应试教育”,因为学历和校牌常常是社会衡量个人身价的重要砝码。在一些发达国家和地区,社会和企业是根据职位的需要来选拔人才的,本科的职位是绝不会用博士的,因为用什么学历的人就应当付给什么级别的工资。但是我们这里,在现行的人事工资制度下,在用人时往往有博士不用硕士。由此看来,实施素质教育的障碍不只在教育内部,而且在教育外部,教育有问题,但不全是教育的问题。

四 素质教育是速决战,还是持久战

素质教育既是一个理论问题,又是一个实践问题,但归根到底是一个实践问题。素质教育的实施是受许多因素制约的,概而言之,主要有六个方面:

一是教育观念。素质教育是以学生为中心

的教育,是凸现学生主体性的教育,是充分开发学生潜能的教育。但在现实中,人们的观念常常落入形而上学的陷阱,把传授知识与提高素质、课堂教学与课外活动、面向全体与因材施教、考试与素质、智育与其他各育对立起来。错误的观念不转变,素质教育就不可能走上正途。

二是教师队伍。素质教育不只是对学生的要求,它首先是对教师的要求。实施素质教育,关键在教师。一个素质不高、缺乏创新意识的教师不可能培养出高素质的创造性人才,而教师状况的根本改变却不是一朝一夕能够实现的。

三是课程建设。且不说课程的内容改革是个世界性的难题,单就课程的形式而言,要实现由教师的“教材”向学生的“学材”转变,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四是考试制度。高考作为人才选拔的一种比较公正的手段是不能取消的,只要考试存在,就应该具有合理性。问题的关键是什么样的考试能把学生真正的素质考出来,减少偶然性和片面性,这又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

五是教育评价。评价是检验教育质量的重要手段。但属于情感和价值观念方面的内容能否评价出来?用什么方法来评价?谁来评价,是社会还是学校?如果没有一套行之有效的评价手段,素质教育的尴尬局面就很难改变。

六是用人制度。“应试教育”说到底是一个就业问题。社会用人重学历轻能力,家长和学生必然要重升学轻素质,这是一个连锁反应。社会用人制度不改,学校内部的素质教育就很难得以真正实施。

“应试教育”是一种综合症。要治愈这一病症,不能急于求成。在素质教育的实施中,就有一种犯急性病的倾向,搞素质教育像搞政治运动一样,提一个口号,抓两个典型,号令一下,全民动员。这不符合教育规律。素质教育不是一场速决战,而是一场持久战。

(责任编辑 李月章)